

吹，也是热风。躺在水泥地上也不管用。到了1990年，手头的稿费多了点，买了个窗式空调装在卧室里，基本解决了夏天室内太热的问题。1992年3月我当了专业作家，就不用上班了。又在本院第一批自费装上了电话。

第六次换窝，是1994年从五楼搬到了另一个楼的一楼，还是三室一个小厅，但面积大了十几个平方，还有个小院。我第一次有了个属于自己的书房，于是起名长耳居。我是很喜欢住一楼的，连出差都喜欢住宾馆的一楼。躺在一楼的床上，就像睡在大地母亲的怀抱里，睡得特别踏实。

我在小院里种养了不少的花和树。我种东西的手气是很好的。每年春上，能从香椿树上掰下来不少鲜嫩的香椿芽，还分给邻居一些。香椿芽用鸡蛋炒了，非常好吃。菏泽好友时维亮送我一棵葛巾紫牡丹，养了几年，从一朵花开到九朵大花。此外，还有无花果、扁豆、苦瓜、芥菜。写东西时，常常一抬头就能看到香椿树上有一只漂亮的啄木鸟，或是别的叫不上名字来的鸟。还常有花猫、黄鼠狼来小院里溜达。楼外的西北角有两棵大树，一棵是柳柳，一

棵是泡桐。我为它们写过散文《无名树》、《大桐树》。风水书上说，宅子的西北角有大树，乃吉树也。果然，在住此窝期间，妻子的副研究馆员和我的一级作家在1998年11月几乎同时评上了。女儿考上了重点高中生师附中，又考上了大学。我在那间书屋里，写出了七八本书的稿子。其中，146万字的长篇小说当代都市三部曲《夜风》、《夜雨》、《夜雾》，就是在那完成的。

那套房，缺点是因地势低，夏秋季太潮，室内的家具、书、地毯容易长毛。下雨天，后阳台还有一个劲儿地往里漏水。1999年，妻子单位上搞集资建房，交上十几万元，住129平方米的房子。到2000年冬天，房子住上了，是五楼，三室两厅一卫，还有个10平米的地下室。这房子更宽敞了。仅前阳台就有10平米，两个门厅加起来足有40平米。妻子、我、女儿每人有了一间属于自己的房间。且用上了管道煤气。这是第七个兔子窝。2004年，女儿考上了华东政法学院的硕士研究生。2007年毕业之前，又考上了上海的公务员，当了一名光荣的人民警察。

对此，我很知足了。从1978年结

婚，至今整整30年。我们两口子，从没房子借房子到住集体宿舍被人强迫搬家，到住上了129平米的大房子，这在过去是连想也不敢想的事。上个世纪50年代，我上小学时，老师讲“楼上楼下、电灯电话”是很遥远的共产主义，如今我们早已超越了那个“楼上楼下、电灯电话”。30年来，我家的“五子”，其中房子、妻子、孩子或从无到有，或从小到大。比起早已去世的父母来，我们也是赶上了改革开放的好时候吧！

如果说一句套话，那就是——珍惜今天来之不易的好日子，好好活着，好好工作，多做好事，尤其是对老人要好，对年轻人要好。看看，这一句话里有8个好字了。

我还有十个字的一句话，叫“写点好作品，留个好名声”。

现在，我就是在这些129平米的兔子窝里写这篇小文。窗外暖风温柔，绿树如翠，麻雀啁啾，喜鹊喳喳，一派大好春光！

奏。

一出好戏往往是演员与琴师的密切配合，好的琴师是不看谱子的，他的谱子都记在心里，他拉曲子时总会给自己留有余地，叫自己给自己留活路，而且他会唱，知道路数，叫“死曲活唱”，哪儿该起，哪儿该停，柔缓徐急，收放自如，会随着剧情的变化而起承转合，如波行浪谷。有的甚至能在演员忘词时适时地连缀上一段，以掩瑕疵而不露半点痕迹。这人的技艺已如化境，亦是可遇而不可求的。

大凡名角都有自己得意的琴师，

■王晓娥

## 戏的话题

琴师

以前的京剧，伴奏的人坐在舞台的一侧，在出入口还有身穿长衫的人，给下场的演员挑个帘儿，上场搬个道

具什么的，叫捡场的。观众看着，也并不觉得多余。随着京剧的改革，没有了捡场人，乐队伴奏也到了幕后。

京剧的伴奏有京胡、大阮等，京二胡还是后来梅兰芳加进去的，高亢激越，悠扬悦耳，也成为京剧的主要伴

要机缘凑巧，二人要彼此钦慕，又知知情性的。梅兰芳的琴师大段时间是徐兰沅，梅兰芳访美时都带了他去，二人合作时间又长，默契无隙，也是梨园中的一段佳话。后来徐先生去了，就由姜凤山操琴，江老如今给青年人说起戏来，对梅派也是深存真知灼见。

有时戏刚开始，在演员未出场之前，琴师的一大段过门常常能赢得观众的“碰头彩”，这是对他们最好的奖掖。

风水轮转，这些年随着国剧的重新升温，如今的舞台上活跃着许多的年轻人，特别是一些年轻又美的女子，比如开过专场演奏会的王彩云，比如女子十二乐坊，长长的唐装拖曳着，在纤纤玉手间流淌出《夜深沉》、《小开门》，不仅把这个京胡演绎得如行云流水，还有暗香浮动。

原来京胡也可以这样华丽。不过我还是很喜欢它伴着一袭蓝布长衫的人，琴弓下垫一方素帕，素朴得有点寂寥，但等幕布开启，真正就该它上场了。

### 传薪人

京剧的四大名旦梅、程、尚、荀现在我们已无缘得见，只能从一些资料上依稀瞥见他们的绰约风姿。

票友中流传一句话：梅兰芳的样，程砚秋的唱，荀慧生的浪，尚小云的棒。这是说四个流派各有千秋。梅派的戏如《贵妃醉酒》、《霸王别姬》、《洛神》等，一般都是歌舞并重，因此比较难学，在四大名旦中独领风骚。我只看过梅兰芳的《洛神》，虽是他的晚年之作，却也是仪态万方。程派以悲戏、哭戏为多，委婉细腻，代表作有《荒山泪》、《春闺梦》等，与梅派相比，程派以唱工见

长，这几年学程派的大有盛于梅派之势。当然各流派均有自己所长，演员也是根据自己的特点，而选择传承。

京剧研究生班的开办可说是前无古人的，已经有了三四期学员。全国各大京剧院的尖子汇集在此，各个行当、各个流派的影响、融合，加之艺术理论的指导，使这些有为的年轻人渐渐显山露水了。

于魁智理着三缕长髯，斯文得如同伍子胥转世；

大花脸杨赤铿锵然声如洪钟，余音绕梁，唱着《二进宫》走来了；

端庄的李胜素，华装盛服，轻移莲步，那气度只能用雍容华贵来表达！程派弟子张火丁的《锁麟囊》，曼腰低回，如弱柳扶风，清气逼人；

还有刘桂娟、袁慧琴、郑子如……

这些人把他们最美好的青春年华给了京剧舞台，面对外面世界的诱惑，他们还在坚守着。排练，演出，演出，排练，日子被这些事塞得满满的，有那么多的资料要看，有那么多好的老师调教，他们觉得应该坚守，因为他们把自己作为“传薪”的人，要不断地往前走。

因为热爱，才会执著。

有这些美的东西滋养着，慢慢地，相信他们会走出自己的路来。

### 画家与戏

也许缘于都是艺术的缘故吧，画家中有许多爱戏的，像专门画戏的关良、马得等，其他倾心于戏的画家也为数不少。

在京戏里的某些东西与绘画有着某种联系，如人物间的关系、黑白、色彩等。李苦禅说学戏是赵子龙的七进七出，学画也是如此。他能把戏里的一些道理放进画里去，他画的鹰你细细品

来，就跟武生演员的亮相似的，精神！李苦禅爱戏，单在画桌前立着刀枪把子，已是罕见，何况还天天练功呢。抗战期间，他在杭州艺专任教时，还曾以教授之躯上台表演节目，结果学生把掌心都拍红了。他的老师齐白石也是戏迷，有时寂寞了，就叫苦禅去唱一段。李苦禅与盖叫天、赵燕侠，都有很深的友谊。

关良，早年留学法国，修的是油画，他是最早涉猎用中国笔墨表现戏曲人物的，也是表现戏曲人物最有韵味的，可说是融贯中西的大家。武松的勇武、杨贵妃的幽怨无奈、阎婆惜的娇横，全无工计，幽默天真。乍看朴拙，细看却是无处不在的准确。一次李苦禅带着学生去看关良的画展，有学生问道：“关先生为什么不把人物比例画得准确些呢？”苦禅曰：“良公这叫得意忘形”。回答得多妙！苦老所说的这个“意”，其实不就是画家们终生所追求的“似与不似之间”吗？

马得的戏曲人物，草草数笔，切中肯綮，只在紧要处点染几点赭红，旁落是自己对戏中人物的一得之见，嬉笑嗔怒，称为“戏话”。

韩羽的戏画，更重落墨渲染，造型更加夸张疏放，他的笔似随意地在线与墨的世界里游走，有时竟到酣浓处，朱红绿玉含混得一塌糊涂，但能让你感觉到那是一个飞扬跋扈的大花脸。

记得苏轼曰：奇茶妙墨俱佳。是啊，听戏时，最好先泡上一壶茶，茶具须是青花瓷的，水汽氤氲中人物纷纷上场。还要感谢那些画戏的人，给了我们另一个有意味的戏曲世界。这样的日子因为茶，因为戏的浸染成了享受，而这样的日子也变得明媚起来。

本栏责任编辑：孔 燕